

# 黃河之水—河神的原像及信仰傳承

王 孝 廉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 一、序 論

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流經九省而到山東利津縣入海，長達四千六百多公里的黃河，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脈，黃河中流的伊、渭、汾、洛諸水，是形成古代中國的民族與王權的搖籃，以伊水和洛水為中心而形成的姒姓族建立了夏，以黃河岸邊的鄭州和安陽為中心的子姓族建立了商，以陝西渭水中下游為中心的姬姓族建立了周。這些古中原地帶的氏族所建立的不同王朝，使黃河古文化呈現了多元性的多彩特色，他們各自有對黃河之水的祭儀和信仰的傳承。夏民族所信奉的祖神顓頊、鯀、禹，其原始是他們所祭祀的水神，是一種魚蛇之形的河神。殷民族將黃河與自己的高祖列為同一最高的地位而稱黃河為「高祖河」。周民族以姬水為姓，他們所信奉的姬水之神，即是後來演變為全中國民族共同始祖神的黃帝。

在黃河所流經的黃色土地上，新興的民族與政權不斷地崛起，在氏族的興衰起落和王權的交替之間，民族與文化經過不斷的併吞、吸收和融合、逐漸發展成為以黃河兩岸各族為主幹而形成的漢民族及漢族文化。

黃河、黃土高原，黃種民族及始祖之神黃帝，這些奇妙的黃色組合，組成了我們從遠古到今天的文化香火與民族傳承，而自稱是「龍的傳人」的民族所信奉的龍神，其實也就是黃河的水神，是把原是魚蛇之形的水神加以神聖化而形成的一個民族圖騰。

## 二、夏民族的水神（祖神）系譜

幼發拉底河的河神是哀亞（Ea），原義是指「肥沃土地上的衆水之王」，他的神格原形是一隻魚，人格化之後的水神哀亞，是一位穿着魚皮的神，或者是人首魚身，拖着一條魚尾，在天文上哀亞是屬於雙魚座。

舊約·撒母耳記（Samuel）中所見的水神大衰（Dagan），其形狀是人面手足而魚身，此水神源自西亞的水神Dagon，也即巴比倫的水神哀亞。

印度的創造神大梵天和偏入天也同時是水神，色黑、魚形，類似中國的黑帝顓頊，他們的古神話說人祖摩紐（manu）因為救了一條小魚（水神），小魚報恩而使摩紐躲過洪浴水之劫，萬物消滅，唯一生存的摩紐成了人類的始祖。<sup>1</sup>

英屬東菲的阿基庫龍人以河中的水蛇為河神，每隔幾年便將一些女子嫁給河神為妻。東印度布魯島上的居民，曾經受到大羣鱷魚的襲擊，因此祭祀鱷魚為水神，也是以村中的女子投入河中做為水神鱷魚的妻子。<sup>2</sup>

在世界各地的神話中，水神經常是住在海中、湖中或河流中的魚、蛇、或者是由魚蛇所變形的龍神。人類對他們的信奉的水神，通常是征伐與獻犧兩種心態，許多創世神話中所常見的英雄斬蛟龍或巨蛇等類型的故事，隱喻着古代民族對水的治理和掌握，是透過人類對水神的殺伐而取得再生的契機。做為水神的蛇魚蛟龍，通常在神話中是破壞和死亡的象徵。獻犧是為了祈求安寧，由此而有許多例行的水神祭祀儀禮。

由以上各民族的水神信仰與祭祀的例子，我們不能不想到，中國古代的水神，特別是黃河的遠古水神，又是怎樣的一個形像呢？

一九五四年秋天，西安北方半坡遺址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古代最早的河神形像，在為數極多的出土彩陶中，其中的人面魚身的彩陶鉢，很可能就是中國最早的夏系文化中河神的原像，夏民族源於黃河中游，向西沿渭水而至甘肅的洮河流域，向東沿黃河而至山東境內，是東西距離極長的一個以彩陶土器為主的文化圈。夏系民族也是最早在黃河上築堤成功的民族，國

1 蘇雪林：屈原與九歌——屈賦新探之一，頁213—214，台北：廣東出版社，1973。

2 J. G. Ferzer：金枝第十二章「神的婚姻」，徐育新譯，北京：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語書上說鯀是「始作城者」，即是這種築堤防水的歷史反映。夏系文化的彩陶，是在赤褐色的土質上描繪着黑色彩飾的土器，仰韶和半坡都是彩陶文化代表的遺址。我們從夏系民族的始祖神話，知道夏民族所祭祀的始祖全是具有水神性格的水神。

史記·夏本紀所見的夏民族系譜是：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夏系始祖系譜的構成是：

黃帝—昌意—顓頊—鯀—禹

這樣的夏系始祖系譜也分別載於其他各書，如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與此系統相同。古本竹書紀年也說：「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 墨子·尚賢說：「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元子是長子，帝是指黑帝顓頊。

我們檢討各書對夏系始祖神顓頊、伯鯀和大禹的記載，發現這些祖神的本體，都是魚蛇之形的水神，山海經·大荒四經所見的顓頊的：

有互人之國……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

氏人國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懿行案，〔山海經箋疏·郝氏遺書〕互人國即海內南經氏人國也，氏互蓋以形近而譌）——海內南經

顓頊所居之地，其人是人面魚身而無足，也就是些具有人的面孔而沒有腳的魚類水族，顓頊本身又是能够死即復蘇的偏枯之魚，這種名曰魚婦的魚是在大風北來的大水泉之中由蛇變形而化的魚，偏枯魚的原始是蛇，「死即復蘇」是指死去的蛇經過變形而成爲再生的魚。

顓頊的兒子伯鯀，名字的原義是「大魚」的意思。鯀，也即是莊子·逍遙遊所見的北冥巨魚鯀，王念孫釋大說：

大魚謂之鯀。鯀、昆、鯀聲義相近，故大魚謂之鯀，亦謂之鯀，亦謂之鯀。

因爲鯀鯀聲義相近，所以詩經·商頌·長發說鯀在夏時是被稱爲「昆吾」的諸侯。鯀死後其神所化入於羽淵的「黃龍」，應該也是能够入水的魚類動物。「羽淵」是「乃執照無有及也」（墨子·尚賢）的經年不見日的幽冥之處，也是日落的冥海。

相傳在羽山有鯀廟，把鯀當做黃河的九神而定期舉行祭祀，晉代王嘉拾遺記夏禹條載：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波之上，見者謂之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而畏矣。

揚鬚、振鱗於橫波之上的玄魚是鯀的本體，這種玄魚（鯀）是被做爲河精（河神）而祭祀的對象。

河精（水神）也曾出現在大禹治水的故事裏，緯書·尚書中侯說：「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如果把這條記載和拾遺記鯀是玄魚，也即河精並看，那麼似乎我們可以說黃河的水神河伯即河精，是一種本體爲魚，然後轉化而爲半人半魚的水神。夏民族所祭祀的河神，也即是他們的祖神伯鯀。正因爲水神河伯是大禹的父親伯鯀死後所化，所以尸子卷上我們看到河伯曾經賜給大禹治水的地圖，然後返身入淵的故事；

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尸子輯本卷上

鯀死後而生聖王大禹也是衆所周知的古代神話，山海經·海內經載：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得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鯀復生禹」的神話也即是楚辭·天問所見的：「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鯀腹禹，夫何以變化？」的疑問，海內經引歸藏啓筮篇，說「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初學記引歸藏說：「大剖之吳刀，是用出禹」。關於禹的名字，楊寬先生認爲：「禹，從九從虫，九蟲，實卽句龍，糾龍也」（上古史導論）<sup>3</sup>，我們認爲，禹的本體是龍的說法，是把原爲魚蛇之屬的水生動物，當做支配河流的水神，加以神聖化而成立的，龍的原始也是支配雨水和河流的水神。

龍、蛇和魚，都是原始的水神，其間的變化或轉化的關係，除了前引伯鯀的父親顓頊是「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的變形例子以外，其他的書中也常見蛇化魚或魚化龍的例子，如山海經·海內南經見有：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

昔曰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說苑·正諫

3 另外崔適的史記探原夏禹條也說：「禹之本義爲蟲，鯀之本義爲魚」。

「白龍下清冷之淵」，類似說文：「龍春分登天，秋分而潛淵」，說明着化魚的龍是與行雲布雨有關的，俗云黃河之鯉，躍過龍門，則化爲龍，也可見龍與魚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水生動物。

龍體之神的大禹，在許多古籍中依然保存了許多奇形怪狀的記載，列子·楊朱篇說：「大禹，身體偏枯」，荀子·非相篇又說：「禹跳」，我們必須想到的是，在系譜上做爲大禹祖父的顓頊，正是「有魚偏枯，顓頊死卽復蘇，蛇乃化爲魚」的偏枯之魚，而禹的父親伯鯀則是其大不知幾千里的北冥之鯀，也是能够化爲黃龍或巨鵬的魚，既然父祖的本體皆是魚蛇之類，那麼被神聖化爲龍體的大禹，保持着「偏枯」和「跳」的神容和性格，也就不是什麼不能理解的事了。

夏民族是以黃河支流伊、洛、澗、汭之水爲中心而四下移動的民族<sup>4</sup>，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推論夏民族活動的地區是在汾水流域的山西南半和伊水流域的河南中南部，以及渭水下游的陝西之一部，這個區域正是仰韶文化彩陶出土的地方，我們在西安半坡所見的魚紋彩陶和陝西臨潼、姜寨出土的彩陶魚及人面魚，都明顯地見有偏枯之人面魚或人面魚身的圖像，我們認爲這種偏枯人面魚，就是古代活動於這一帶的夏民族的信奉的水神，而帝王系譜所見的夏民族所信奉的祖神顓頊、伯鯀和大禹，也都是具有魚蛇或龍的水神性格和神容，這個帝王世系，是古代夏民族以自己所信奉的水神爲祖神而成立的一個系譜。

### 三、河神祭祀

沿着黃河向西發展的殷民族，當他們進出到伊水、洛水附近的時，與原來支配伊洛和黃河之水的夏民族發生必然的衝突，殷夏的戰爭，卽是爲了爭奪黃河及其支流的祭祀權，也就是河流的支配權利。白川靜先生認爲，當時散布在黃河及其支流各水的民族，各有各的洪水神話與祭祀的水神及各別的祭河儀式，前章所述的夏民族的祖神顓頊和鯀禹，羌族所信仰的水神共工，姬姓氏族（周民族）的祖神黃帝等神，都是當時各族所祭祀的水神。

4 逸周書·夏邑篇：「自洛汭遷至于伊洛，居易無周，其有夏之居」。 國語·周語：「昔伊洛竭而夏亡」。

竹書紀年上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洛伯用是洛水之神，他和黃河的水神馮夷爭鬥的神話，除了是源自古代洛水與黃河混流的事實之外，也反映了古代洛水一帶的部族與黃河一帶部族之間的爭鬥歷史。楚辭·天問所見的：「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可能反映的是夷系的后羿，率眾向西推進，奪取了洛水的支配權而直逼黃河的事。<sup>5</sup>

卜辭稱河為「高祖河」，是殷人把黃河當成自己的祖神而祀的例子，古代祭河，以牛以馬，以圭璧玉器或以女子為祭祀河神的犧牲。殷人祭河多半是為了祈雨和豐年，祭儀中所用的祭品，以牛為多，有時多到一次用五十頭牛為犧牲，卜辭所見的「沈十牛」「沈五牛」等祭河儀禮，「沈」字即表示以牛投河，流於水中之形<sup>6</sup>。史記·封禪書：「牲牛犢牛」，是說以小牛犢做為祭河的犧牲，漢書·王尊傳載東郡太守王尊率民沈白馬於河。史記·秦本紀載秦二世以白馬四頭祭涇水之神等，可見以牛馬為犧牲的祭河儀禮是一直流傳下來的。之所以用牛馬祭河，應該是源於牛馬、農耕與水三者的相互關係，這樣的祭儀，也廣泛地流布世界其他各民族之間。<sup>7</sup>

周制「望祭西瀆於西郊」，把河神與五嶽並列為最高的神，秦併天下以後也命有專門司祭祀名川大河的官，自華山以西曰河，在臨晉之地設祀以祭<sup>8</sup>。穆天子傳載：「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晉文公投璧祭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澹台子明渡河，河伯要搶他的千金之璧，子羽「左搯璧，右操劍，擊蛇皆死，即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博物志校正卷七）。秦始皇將亡，江神素車白馬，在華陰返還了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河時所沈之

5 白川靜：中國神話，王孝廉中文譯本，頁100，台北：長安出版社，1983。關於水神的祭祀，白川先生說：

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個擁有特定傳承的氏族的一種特權，被視為能夠支配自然節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經常是和一個特定的氏族結合在一起，這些掌山川信仰與祭祀的特定氏族即是所謂的神聖氏族。比如卜辭所見的河宗氏等，原先就是這種祭祀權的掌握者。所以，如果要取得這種特定山川的祭祀權並支配其土地，就得先征服且支配這些神聖氏族。最早進行這種爭奪戰爭的，就是東夷的有窮后羿。

6 白川靜，前引書，頁105—106。

7 石田英一郎：新版河童駢引考，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書中第一章是「馬與水神」，第二章「牛與水神」，列舉了世界各地的牛馬與水與農耕的祭祀和信仰。

8 史記·封禪書。

璧（水經注卷十九）。這些都是以珪璧玉器為祭河禮品的例子，以玉祭河，應該是源於古代中國人對玉器的信仰，玉在古代信仰中是服之可以不死的仙藥<sup>9</sup>，黃帝就是因為服食崑山之玉，所以能夠登龍昇天，玉也是天地鬼神的食物，所以用來做為祭祀山川神鬼的祭品。山海經·南山經載：

崑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投之種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黑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除了上述以牛馬，以珪璧祭祀河神之外，以人為殉河祭品的事在中國也是自古流傳的，史記·六國年表說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索隱曰：「謂初以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其實，以人祭河的習俗不是自秦開始，早在殷商時代，卜辭中已經有獻女子為河神妻的例子，以人妻河應該是自古而有的一種巫術信仰。漢書·王導傳說太守王導沈白馬圭璧祭河，使巫策視，請以身填金堤，王導以身填河，水乃止，死後民為立河侯祠祀之。唐代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神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sup>10</sup>。這些都是用人祭河的遺風。

經過一定的巫術儀禮，把處女投入河中做為獻給水神的妻子，這樣的巫術信仰是世界許多民族都有的，古代的許多民族相信如果不定期的獻女子給河中的魚蛇之類的水神，水神就會發動水災毀滅居民，或是讓水泉乾涸，斷絕人類的飲水。東非的阿基庫人每年投村中少女數人於河中，巫者命令村人在河邊蓋起小屋，由他代替河神與這些少女完婚。馬爾代夫羣島的居民每月把少女獨自留在海邊的神殿做為獻給水怪的妻子，第二早晨去看時，少女已失去童貞死在殿內。東印度布魯島上的居民強迫被選為祭品的少女的父親，為女兒穿上新娘的衣服，送入河中餵那些被他們當做水神的鱷魚<sup>11</sup>，此類比比可見於各民族的同類型巫術祭儀，都如同中國以女子妻河的「河伯娶婦」的故事。

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

9 博物志：「名山大川，孔穴相向，和氣所生，則生玉膏，食之不死」。

10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四七。又師友談記宋、李焉……（叢書集成）。

11 同2。

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當時巫師勾結豪紳，賦斂百姓，每年用二三十萬費用爲河伯娶妻，巫師把強行聘取的女子放在河邊的齋宮（神殿），「嫁女東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

水經注卷十所見的河伯娶妻與西門豹斷絕淫祀的故事是：

戰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取婦，祭于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約諸三老曰：「爲河伯娶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椽，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爲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椽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竝投于河。豹啓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椽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娶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卷十，頁十一

同書卷三十三載秦代成都兩江一帶所發生的「河伯娶妻」的故事：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娶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以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于江岸旁，有聞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馭，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卷三三，頁四

「江神歲娶童女二人爲婦」，說明古代中國不僅以女子祭祀黃河等水，連西南地區的長江諸水也存在着同樣的習俗，李冰與江神鬥以及斬江神，雖然在內容上與西門豹投巫于河不同，但都是對遠古相傳的惡俗提出反抗，兩者都是典型的河伯娶妻故事的例子。

關於黃河的河神，最詳盡的敘述自然是衆所周知的楚辭·九歌中所見的「河伯」，對於九歌河伯一章，歷來衆說紛紛，或說是三閭大夫屈原自嘆君恩之薄<sup>12</sup>，或說是屈原自殺之意已決，故而自傷<sup>13</sup>，最通行而又被衆多學者所接受的是把「河伯」看做是祭祀水神河伯的宗教歌舞，原是楚地民間的口頭創作，經屈原寫定或改定<sup>14</sup>。楚辭·九歌所見的河伯是：

12 朱熹：楚辭集注，胡文英：屈賦指掌等。

13 戴震：屈原賦注，譚介甫：屈賦新編等。

14 王夫之：楚辭通釋謂「河伯」一章是民間對黃河之神「相蒙潛原，遙望而祀之」的祭河神之歌，胡適等人提出「河伯」是祭祀河神的宗教歌舞後，陸侃如，游國恩，聞一多諸氏都有相同的主張，此外張壽平九歌研究，聶石樵楚辭新解，繆天華離騷九歌九章注釋，程物哲九歌



- |           |           |
|-----------|-----------|
| ①與女遊兮九河，  | ⑩紫貝闕兮朱宮。  |
| ②衝風起兮橫波。  | ⑪靈何爲兮水中？  |
| ③乘水車兮荷蓋，  | ⑫乘白龍兮逐文魚， |
| ④駕兩龍兮驂螭。  | ⑬與女遊兮河之渚， |
| ⑤登崑崙兮四望，  | ⑭流澌紛兮將來下。 |
| ⑥心飛揚兮浩蕩。  | ⑮子交手兮東行，  |
| ⑦日將暮兮悵忘歸， | ⑯送美人兮南浦。  |
| ⑧惟極浦兮寤懷。  | ⑰波滔滔兮來迎，  |
| ⑨魚鱗屋兮龍堂，  | ⑱魚鄰鄰兮媵余。  |

九歌「河伯」到底何指，其關鍵問題是在文中的「女」「子」「靈」「美人」等稱呼到底是指誰？歷來的解說多謂這些稱呼字是水神河伯的自稱，「美人」也是河伯自稱或屈原自喻。關於環繞「河伯」一章的諸問題，我們將留待別稿另行討論，此處僅就前述中國古代女子祭水神的前題，提出九歌「河伯」是歌詠「河伯娶妻」的巫術祭儀。

我們認爲此章從①到⑧，是河伯自述，其中的「女」是指河伯將要迎娶的妻子。從⑨到最後的⑱，是將被投於水中而爲河伯之妻的女子所唱，其中「靈」「女」「子」都是指河伯，「美人」則是女子自稱，這兩段歌很可能是由男巫（河伯）與女巫（獻河伯的女子）對唱的祭祀之歌。

河伯乘風破浪，駕着荷蓋水車前來娶妻，並且告訴他要娶回的妻子說要帶着她游九河以及逆流而上黃河的源頭，也即是河伯故鄉的崑崙。

將要入水遠嫁的妻子則回答說，雖然你（河伯）所居的是豪華的龍宮，可是河伯（靈），你爲什麼是住在水中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住在陸地上呢？我將跟隨着你（第⑬的女），乘白龍逐交魚以游河渚，可是流冰急驟而下，我將如何？你（⑮的女）即將帶着我入水東行，他們（羣巫及司祭的地方長官等）也就要在南浦把我投入水中，迎接我的是滔滔的波浪和成羣連串的魚羣。

我們認爲楚辭·九歌河伯，反映着古代楚地以女子爲犧牲祭河神的巫俗，也是一個典型的「河伯娶妻」的故事。

---

新注等，以及日本學者竹治貞天楚辭研究、赤塚忠楚辭研究、白川靜中國古代文學等也都有基於此「祭祀歌舞」的觀點而做的研究。

#### 四、河神原像

黃河水神「河伯」，他的名字叫馮夷，又叫冰夷，莊子·大宗師說：「夫道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馮夷」說：「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韓非子·內儲說載：「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臣請使王遇之，……乃有壇場大水之上，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抱朴子的河伯是：「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死，天帝署爲河伯。」，又曰：「庚日有人自稱河伯者，魚也。」，博物志所見的河伯是華陰潼鄉之人，「長人魚身。」。歷代神仙通鑒所見的河伯馮夷是：「人面蛇身」（卷二）。酉陽雜俎的河伯名字是馮循、馮修、馮遲、呂夷、無夷、水夷、馮夷，其神容是：「乘雨龍，人面魚身」。

綜合以上的資料，可得到的結論是：

1. 河伯馮夷是華陰潼鄉人，是溺水而死的人，死後成神。
2. 河伯是人，服藥成仙或修行得道而成爲水神。
3. 河伯的長相是長人魚身或人面魚身，或是人面蛇身的蛇魚之類。

河伯的故鄉華陰潼鄉，是在陝西潼關一帶，此處正是黃河屈曲廻流的地域，也是古來經常泛濫成災的洪水之地，自古以來此處設祠以祭黃河水神，或許是基於這種原因，而產生了河伯以潼鄉爲故鄉的說法。博物志說河伯馮夷「得仙道化爲河伯，其行恍惚，萬里爲空」，也應該是指這一帶的黃河，河道不定，泛濫之時，周邊之地盡化爲水鄉澤國的古黃河地理上的事實。我們從以上的結論中，清楚可見河伯雖然仍然保持着人面魚身或蛇身，或魚或蛇的原始神話的長相以外，已經是逐漸被人格化而隨着仙道思想的流行，轉化爲服藥得道的神仙。

在山海經中，河伯馮夷又名冰夷，是住居在：「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都焉，冰夷人面，乘雨龍」（海內北經），淮南子的馮夷是：「乘雲車，入雲幌，遊微霧，經霜雪而無迹，日所照而無景，上崑崙而入天門……」（原道訓），晏子春秋說景公想祭祀河伯以禱雨，晏子告訴他水神河伯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這些資料較之前述馮夷水死而得道成仙的說法更接近水神河伯的原像，而且與楚辭·九歌所見的「駕雨龍兮驂螭，登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的河伯，也幾乎是一致的。河神冰夷的深三百仞的無極之淵或許即是水神伯鯀所入的羽淵。冰夷之都，也即九歌河伯的「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的水底之都。河伯喜歡駕龍車而遠遊，是源於黃河之水，聲勢浩大而又經常改道或泛濫的事實，河伯能夠上崑崙而入天門，則是源於古代人以崑崙為黃河之源及西方仙鄉的信仰<sup>15</sup>。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冰夷人面」或「人面魚（蛇）身」的馮夷，他們都保持着半人半獸的神容，如同早期「豹尾虎齒，披髮戴勝」的西王母<sup>16</sup>，尚未完全的人格化而成爲人的相貌。楚辭·天問中出現的那個被后羿射傷的河伯，也依然保持着時爲蟲獸，時爲白龍又時而爲人的半人半獸，神人同體的神話形貌。<sup>17</sup>

穆天子傳中所出現的河伯的形像是：

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柏天迎天子燕然之山，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祝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琮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

能夠和穆天子「披圖視典」，而且能提供穆天子西行的地圖的河伯，或許是已經人格化而具有人的相貌了。至於司馬相如大人賦所見的：「靈媧鼓瑟，馮夷起舞」，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合嘖而聯眇」，這些書中所出現的河伯，已是能歌善舞並和其他水神女媧、湘靈、洛妃等並稱，可見這時的黃河之神在人們的觀念中已是個長袖善舞而且以其他水神爲妻的男子，而不再是人面魚身的怪物。

至於搜神記中那個大設酒筵以謝胡毋班爲他傳書的河伯，則是「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的美男子，神異經的河伯又是：「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白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名曰河伯使者，時或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15 拙稿「仙鄉傳說——仙山與歸墟的信仰」，中國的神話世界上册，頁529—56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

16 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三經。

17 楚辭·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注：「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

」此處的河伯，儼然有如叱咤風雲的戰將。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黃河的水神河伯，早期是「人首魚身」的半人半魚的神容，後來演變為時而為人時而為白龍與蟲獸的人神同體之神，然後又逐漸演化而為白衣白馬的人格化的神人以及服石得道的神仙。

那麼，半人半魚之前的河神，其始原又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河伯馮夷的神名，是由山海經所見的一種被當做水神的怪魚蒲夷而形成的名字：

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北山經）

英鞮之山……涓水出焉，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禦凶。（西山經）

郝懿行注：案太平御覽引此經作無遺之魚。疑即蒲夷之魚也。見北次三經碣石之山下。蒲、無，聲相近。夷、遺，聲同。（山海經箋疏）

錢侗曰：經文冉字疑毋字，傳寫之譌。（訂譌）

據森安太郎先生的考證，蒲夷、冉遺、毋遺這些怪魚的名稱，在語音上都是互通的<sup>18</sup>，毋遺也即水神馮夷的別名無夷，馮夷的名字是由蒲夷音轉而形成的。「魚身蛇首」的蒲夷之魚，應該在河伯馮夷之前，就被做為水神而信仰着，這種魚身蛇首六足的怪魚，具有魚和蛇的雙重水神的原始形像。可能就是古代所信仰的原始水神。山海經中我們見有另外名叫天吳的水神，也被稱為水伯；「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人面八首八足，皆青黃」，博物志說：「水神曰天吳，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河伯。」，這個名叫天吳的河伯或許未必就是河伯馮夷，但其八首八足類似魚身蛇首六足的蒲夷之魚，這類怪魚被古代人視為水神而信仰着，則是一致的，在語音上與「馮夷」「蒲夷」相通的另外有一種叫「肥遺」的水中之蛇，肥遺之蛇也即蒲夷之魚，也即馮夷的原像：<sup>19</sup>

彭虢之山……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床水，其中多肥遺之蛇。（北山經A）

渾夕之山……蠶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北山經B）

太華山……鳥獸莫居。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西山經）

「見則天下大旱」，是說這種被視為水神的魚蛇，是棲息在深不可測的水底深淵，不待河水乾涸，則不可得而見之，等到肥遺之魚蛇能够被人看到

18 森安太郎：黃帝的傳說，王孝廉中文譯本，頁43—5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8。

19 同18。

的時候，自然也就是黃河水涸，天下大旱的時候。說林訓載：「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高誘注：「鳥，大鵬也，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攪而食之，故河伯深藏于淵……」，可見古代人相信的水神是深棲在水中深淵的魚蛇之類，由此人格化之後的河伯之都，是在深三百仞的從極之淵。我們從古代人的信仰的原始水神是魚蛇同體的形像，回溯前章夏系民族的祖神（水神）是：「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的魚蛇同體的顓頊，或「化爲玄魚，入於羽淵」的伯鯀，或其體「偏枯」的大禹等神奇古怪的神容，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古代人最初信仰的神，是他們生活周邊的敬畏或具有實益的動植物和自然現象，其後隨着人的自覺意識的提高，人們所祭的神也逐漸由完全的動植物等轉化爲半人半獸的神，而當人文的意識更高之後，半人半獸或神人同體的神逐漸消失了他們的獸性或神性而演變爲人類化的英雄或神仙。神話中諸神，由動物而半人半獸而完全人類化的過程，也即是古代人類由原始意味而邁向人文文明的不同階段，我們認爲黃河的水神，是由完全的魚蛇之形的水中動物而演變爲半人半獸的水神河伯，水神河伯的本身，也隨着時代的演變而逐漸有各種形像和性格上的變化。

## 五、龍蛇混雜——近世以降的黃河水神

民國以前，中國歷代皇帝都有祭河和封河的儀典，夏系民族以所祭祀的水神爲自己的祖神，殷系民族把河與高祖並稱爲高祖河，周系民族以河爲四瀆（江河淮濟）之長，爲神之至尊者，秦併天下，始皇帝令祠官祭河……唐玄宗祠河，封河神爲靈源公，唐代以前是以公侯詔封河神，之後則以王爵封河。宋仁宗勅祭河，封河神爲顯聖靈源王，元世祖定四瀆祭所，遣使祀河，封河爲靈源弘濟王，明太祖取消河神的王號，稱河爲四瀆大河之神，清順治封河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歷代皇帝對河神的詔封，是在原來的封號上再加上新號，這種封上加封有如越滾越大的雪球，加到清末的光緒皇帝時，黃河水神已經是：「靈佑襄濟顯惠贊順護國普利昭應孚澤綏靖普化宣仁保民誠感黃大王」的長達二十九個字的封號。

在歷代皇帝不斷的祭祀和加封之下，黃河之神却正如黃河的流水，並沒有停止祂本身的流動和變化，河神從遠古的魚蛇之類動物發展爲神人同體的

河伯，再發展而為服藥成仙的神仙，河伯馮夷，其名字到了唐宋之後，逐漸不傳，河神的地位被新起的龍王取代。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載：

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宋真宗天禧四年，勅令祭河，「增龍神及尾宿諸星在天河之內」，可能是龍王正式被祀為河神的開始。從此以後，江河湖泊，凡有水處，皆歸龍神或龍王支配，而龍王的族類也越來越多，如諸天龍王、四海龍王、五方龍王……。宋太祖承繼唐代祭五龍之制，建五龍祠。徽宗大觀二年，皇帝下詔天下，大封羣龍為王，封青龍為廣仁王，赤龍為嘉澤王，黃龍為孚應王，白龍為義濟王，黑龍為靈澤王……幾乎是祇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龍王和龍王廟，在這樣龍王抬頭的環境之下，原來的水神河伯馮夷，祇有讓位。

近世宋代以後，黃河的水神，也呈現着羣龍割據的局面，龍神衆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河神，應該是金龍四大王和黃大王，這些大王或將軍，幾乎全是人鬼，是死後被封而為神的，如金龍四大王，姓謝名緒，因為排行第四，所以被封為「四大王」，黃大王名守才，字英杰，可能因為姓黃，所以也被封為黃河之神，王將軍名仁福，字竹林，江蘇吳縣人，清同治六年署理祥河同知，搶掃落水，身故……這些人或因治河有成，或因治河身亡，死後都被封為黃河之神。

金龍四大王謝緒，因為他曾經助朱元璋退元兵，有功而被封，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sup>20</sup>：

明太祖取杭州……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賊，衆大潰。成祖議海道不便，復修漕運，凡河流淤壅，力能開之，舟將覆溺，力能拯之，神之顯于黃河特甚。嘉靖中，奉敕建廟魚合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卷二十七）

謝緒之所以為河神，是天帝所命，天帝並且命他助朱元璋退元兵，這樣的人造神話的背後，隱含着天要亡元興明，朱元璋承天應命而為明王的政治宣傳意識。

至於另一位河神黃大王，癸巳存稿卷十三有「黃大王傳」，全文甚長，不引。另外較簡略的大王傳奇見於池北偶談的是：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

20 金龍四大王謝緒被封為黃河之神之事，又見於續文獻通考羣祀考三，文獻通考羣祀考二，通俗編，咳餘叢考卷三五，茶香室叢書卷十五等書。

幾船，好事者以其時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刼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尚在。

但是，死去的謝緒和黃守常等人，雖然成了金龍四大王或黃大王之類的河神，人們畢竟不能得而見之，被視為能夠興雲致雨的羣龍，又是一種活在人們想像觀念之中的神秘存在，也不能落實在現實生活之中，於是黃河一帶的居民，又回到遠古以來的古老水神信仰上，把對河神的祭祀和信仰，落實在他們能夠看得見的水蛇身上，水中和岸邊各種不同的怪蛇，成為金龍或大王等水神的化身，正如同我們前述所見的那些水神河伯是以魚蛇為其本體一樣，黃芝崗先生中國的水神說<sup>21</sup>：

大王，將軍都是蛇；正確一點說，法身都是蛇形，蛇也像平常的蛇；但蛇身是金色的，蛇頭是方形的。這些蛇，被堤工和船戶們發現了；他們說，這是什麼大王，什麼將軍。官便虔備一隻盤子，由廟祝大王，將軍的名號祝這蛇登盤子了。祝的是黃大王，蛇不登盤，那便是栗大王；祝的是栗大王，蛇不登盤，那便是王將軍。

以蛇為水神的例子，全世界各地都有，此處僅列兩則簡單的記事，說明除了黃河之外，其他各水也是以蛇為水神的事實，夢溪筆談載有宋代彭蠡小龍的故事：

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

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歸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

有司以狀奏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

子中（林希字）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

宋代周輝的清波雜誌所記小孤山的水神是<sup>22</sup>：

輝至小孤山，見旛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多；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

黃河一帶的民衆，如果在河邊某處遇到了「大王」或是「將軍」，必須報告地方長官，地方官帶着巫師親往迎接，接大王的方法是一面唱着祝辭把

21 黃芝崗：中國的水神，頁85，香港：龍門書店，1968。

22 黃芝崗，前書，頁94—96。

蛇放在一個盤子中，然後放進轎子裏抬入廟中供奉，每年祭祀河神的時候，都必須演戲酬神，因為大王和將軍是喜歡看戲的，廟祝拿着戲單放在蛇前，蛇首點到哪個戲名，演員就唱那個戲，這就是「河神點戲」。<sup>23</sup>

遠古時代的黃河水神是一種魚蛇之類的水生動物，後來被神秘化和神聖化而成爲龍，神話中的原始水神，即是魚蛇及龍的混和，中國民族的信仰和祭祀了幾千年的黃河之神，不論是龍君或龍王，巨龍的原始其實也不過是一條小蛇而已。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日本福岡

#### 附 記：

1. 本文在學會發表後，承蒙文化大學林鋒雄教授惠寄論文兩篇，一、那志良先生「周禮考工記玉人新注」（大陸雜誌三九卷一期），二、林鋒雄先生「中國遠古儀式劇場管窺」（華岡藝術學報第三期），對於拙文所論古代以圭璧玉器祭祀河神及西安半坡人面魚紋彩陶鉢部份，頗具參考和補充的價值，致謝。
2. 文中引用書名及注釋，若干地方蒙柳存仁教授指正，致謝。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

<sup>23</sup> 黃芝崗，前書，頁86。張壽林，「黃河の神に就て」，『大黃河』，朝日新聞社編，1938。